

三國志

卷之三

晋 陈 壽 撰  
宋 裴松之 注

# 三國志

第 一 册  
卷一至卷九（魏書二）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三國志/(晉)陳壽撰;(宋)裴松之注;—2 版。  
—北京:中華書局,2006 重印  
ISBN 7-101-00307-9

I . 三… II . ①陳… ②裴… III . 中國 - 古代  
史 - 三國時代 - 史籍 - 紀傳體 IV . K236.04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0)第 56397 號

**三 國 志**

(全五冊)

[晉]陳 壽 撰

[宋]裴松之注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北京未來科學技術研究所有限責任公司印刷廠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48%印張·4 插頁·1006 千字

1959 年 12 月第 1 版 1982 年 7 月第 2 版

2006 年 10 月北京第 20 次印刷

印數:340501—345500 冊 定價:78.00 元

---

ISBN 7-101-00307-9/K·132

卷之二

唯人震荀其

王以三爵之後益善士旌誨有孚  
誰不知之且大王以能容貴畜而  
海內望風今一朝喪之可乎權曰尊  
益德益允文舉孤於喪翻何夫其

益德輕害士仁天下非之大王所行至  
兼之走齊比隆何曾自喻於沒乎  
內是得免權因移左右自今酒設言者  
皆不得絳韻音乘和之令廉方相連

芳船上。一。一。一。一。一。  
重船翻。危嚴曰夫忠。一。一。一。  
須人二歲而稱。持車可。一。一。  
一。一。一。  
應遠而壁之後。翻乘車行入經。  
中芳門。支開門。車不得過。翻復怒曰。  
當開反閉。當閉反開。豈得事宜。  
之有。趣色翻性疏直。數有酒天權。與  
張昭論。久神仙翻指昭曰。波皆死人。  
而語神仙。世豈有仙人邪。權責怒。非  
一遂。使翻交州。難。著。於而言學。

危門徒

六人入之

子論語固證

凱注荀草於世初山墮厂大未除

或在縣邑之中或寢所未識翻一

陳少名善統威霸名在南十餘年

十九卒歸墓舊墓妻子得遷有子十二

人第四子記最知名永安初被選

郎為散騎中常侍後為監軍使者

討扶嚴病卒記弟中宜都太守竦越

騎校尉冕連尉

陸續字公紀吳郡吳人也父虎濟末

為盧江

子績年六

九月見東行

少稱績

德三枚去耳

十一地術謂

陸郎作賓客而喪禍多績既答曰

歸遺母所入奇之殊榮在是張口

紹秦松焉上賓共論四濟未義宜當

用武治和平之績年少未主造大戲言

曰昔管夷吾相齊桓公九合諸侯一

匡天下不用兵車凡子曰遠人不服

文德以來之今論者不勞道德喪

之術而主尚武積淮之夢窩可未安

也。昭等爭上續容很雅，博學多識，  
處事數無不該覽。史翻首成名流。  
荊州令七年亦差長皆少續文善殊權  
錢事辟為奉曹掾。以直道見憚出，益  
躋林大守加偏將軍給兵二千人。既而有  
辟疾入意亭隱雅非其志也。雖有軍  
事善術不廢往渾天圖注易釋玄旨  
傳於當時自知上曰乃為辭曰有漢  
志民吳鄉陸續易熟詩書長玩祀易  
憂今南遷疾逼厄一命不永嗚呼

悲隔人曰足今以去六年之水車同書同文尼不久見也年卒長子

會稽南部都尉次子鼠長驥校尉

張溫字惠恕吳郡吳人也父允以輕思

重士名馮州都為孫權東曹掾卒溫

少脩節深容狠奇偉確聞之以問公卿

曰溫當今無誰為比也入震劉基曰可

以全綜為輩人常顧雍曰基未詳其

為人也溫當今無輩隨曰如是張允不

元也徵遇見文辭對觀者傾竦

權改容加禮。蕭何張良執其手曰。士  
託意君宜明之。升議郎。遷曹尚書郎。  
太子太傅。甚見信重。時年廿二。輔太子中  
郎將使蜀。權謂溫曰。卿不宜遠出。恐錯  
葛孔明。不知吾所向。与曹氏通意。故思  
卿行。若山越都降。便取大權。恰奉行人  
之義。更今不愛辭也。溫對曰。臣入無腹  
心之觀。出無寧對。二門囂矣。張良追舉  
之功。入無子產陳事。數然諸葛亮達  
見計數。三知神憲屈。之宜加愛。朝廷

天覆之惠推臺之心九疊疑感溫至思  
詣闈拜章曰昔高宋以晉昌報社  
再興成王以易冲陸周德於大平功冒  
晉天敵負天極今陛下愍明之姿于  
邦注古撫百撫於良老舉列精之炳  
耀邈迹皇風莫不仰賴吳國勤恁致力  
清澄江濱顛与有道平壹寧內委心  
視有如河水軍事尤頑使役乏少是  
以忠節陪之……溫通致情好  
陛下熟……  
忽臣自遠境

## 出版說明

一

魏文帝黃初元年到晉武帝太康元年（公元二二〇——二八〇），是中國歷史上魏、蜀、吳三國鼎立的時期。記載這六十年歷史的比較完整的史書，是西晉初年陳壽著的這部三國志。

唐代以前，本以史記、漢書、東觀記爲三史，後來東觀記失傳（現存的東觀漢記是後人輯佚書），就稱史記、漢書、後漢書爲三史，後人推重陳壽的史學和文筆，於是又加上三國志，稱爲四史。三國志繼承史記、漢書而作，成書遠在後漢書以前。司馬遷的史記是通史體，班固的漢書是斷代史體，三國志把三國分成三書——魏書三十卷，蜀書十五卷，吳書二十卷，共六十五卷，在斷代史中別創一格。

陳壽成書的年代雖然不能確定，但知他死在晉惠帝元康七年（公元二九七），這時候魏的最後一個君主陳留王尚未死去。當時魏、吳兩國已先有史，官修的有王沈魏書、韋昭吳書，私撰的有魚豢魏略，這三種書是陳壽所根據的基本材料。惟蜀國無史，必須由陳壽直

接採集資料。陳壽是蜀人，又是史學家譙周的弟子，在蜀未亡時即注意蜀事，他所採集的雖然不及魏、吳官史那樣豐富，也終於完成蜀書，與魏、吳兩書並列。總的來說，因為陳壽見到的史料有限，所以三書的內容都還不够充實。三國志沒有志表，正是因為材料不足，後來裴松之所以要給它作注，也是要補救這個缺陷。

魏、蜀、吳三書曾各自爲書。舊唐書經籍志以魏書入正史類，蜀書、吳書入編年類，這種分類法，固然錯誤可笑，但由此可以知道三書在宋以前曾經是獨立流傳的。三國志最早的刻本——北宋咸平六年（公元一〇〇三）國子監刻本，吳志分上下兩帙，前有刻吳志牒文。後來紹熙的重刻本裏，也保留着一頁咸平國子監刻蜀志的牒文。可知咸平刻書時雖已合併，但三書還是分別發刻。

## 一一

陳壽死後約一百三十餘年，裴松之爲三國志作注，至宋文帝元嘉六年（公元四二九）告成。東晉以後，史料的發現已經漸漸多起來，裴松之廣泛地搜輯，利用這些資料來補充陳書，正像他自己所說「繪事以衆色成文，蜜蜂以兼採爲味」。裴注的體例，在他的進書表裏提到有以下四個方面：一、「壽所不載，事宜存錄者，則罔不畢取以補其闕」；二、「同說一事

事而辭有乖離，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並皆抄納以備異聞」；三、「紕繆顯然，言不附理，則隨違矯正以懲其妄」；四、「時事當否及壽之小失，頗以愚意有所論辨」。按隋書經籍志著錄裴注三國志，除本書六十五卷外，還有敍錄一卷。可惜唐以後敍錄失傳，使我們對於作者的意旨不能得到更深刻的瞭解。

一般注釋古書，大都專門注意訓詁，裴注的重點則放在事實的增補和考訂上，對於原文的音切和解釋並不詳備。四庫提要稱：「其初意似亦欲如應劭之注漢書，考究訓詁，引證故實。……欲爲之而未竟，又惜所已成，不欲刪棄，故或詳或略，或有或無。」這話毫無證據，只能認爲撰提要者的臆測之辭罷了。

裴注多過陳壽本書數倍，明以前人若王通、劉知幾都譏其繁蕪，葉適至認爲「注之所載，皆壽書之棄餘」（文獻通考一九一）。清代學者雖然推重裴注，但也有人指責他有的應注而不注，有的不應注而注，引書有改字等等（見趙翼陔餘叢考六、四庫提要四五及盧文弨的批注）。其實這些都是小缺點，並不能因此掩沒它的長處。裴注引用的魏、晉人著作，多至二百十種，著錄在隋書經籍志中的已經不到四分之三，唐、宋以後就十不存一了。而且裴注所引的材料，都首尾完整，儘管說它「繁蕪」，說它「壽之棄餘」，單就保存古代資料這一點說，也是值得重視的。

作後漢書的范曄和裴松之同時，以年齡論，裴比范長二十歲，范死在宋文帝元嘉二年（公元四四五），裴死更比范後六年。兩人雖然生在同一時期，同樣搜集史料，但他們運用史料的方法不同，范曄組織所得的史料編成後漢書，裴松之則用來注陳壽的三國志。試取陳壽、范曄兩書中篇目相同的十六篇列傳比較，范書比陳書篇幅增多約一倍，那些多出來的材料，大多是和裴注相同的。

### 三

現在最通行的三國志刻本有四種：一、百衲本，據宋紹興、紹熙兩種刻本配合影印；二、清武英殿刻本，據明北監本校刻（鉛印石印各本都據武英殿本翻印）；三、金陵活字本，據明南監馮夢禎本校印；四、江南書局刻本，據毛氏汲古閣本校刻。這四種刻本，除百衲本影印外，其餘三種雖然在重刻時還不免增加了一些錯字，但都經過認真校勘，並改正了原本的不少錯誤。我們的校點工作，就用這四種通行本互相勘對，擇善而從。

清代學者對於三國志的校勘考訂工作，曾經作了很大的努力。自顧炎武、何焯以下約二十餘家，都能根據本書前後文互證，並參考它書，對於宋、元以來各種版本相沿未改的錯誤，分別提出意見，或批注書眉，或成為專門著作刊布。後來梁章鉅《三國志旁證》及盧弼《三

國志集解，先後彙集諸家校語，作了兩次總結。我們利用了梁、盧兩家的成果，又取他們所據原書覆勘，並加採蔣果、翁同書、楊通、吳承仕諸家之說，對本書作進一步的整理。處理辦法，分成兩類：

甲、屬於編排上的錯誤，依前人校語逕改。例如：

一、卷四陳留王傳「復除租賦之半五年」，各本都以五年兩字另行起，與下文連接，成爲「五年乙卯，以征西將軍鄧艾爲太尉，鎮西將軍鍾會爲司徒；皇太后崩」。按鄧艾爲太尉，鍾會爲司徒，「皇太后崩」，都是景元四年十二月裏的事，已見本書卷五明元郭皇后傳及卷二十八鄧艾、鍾會傳。且「皇太后崩」之後，又緊接着「咸熙元年春正月」。景元五年即是咸熙元年，下文既然有咸熙元年，前面就不應該再有景元五年了（此條據翁同書說）。

二、卷三十七法正傳注「先主與曹公爭」一段六十七字，乃裴氏因諸葛亮有「法孝直若在」之歎，故引此事爲證。應該列在傳末諸葛亮語下，各本都誤列在陳評之後（此條據陳景雲說）。

乙、本書中可疑及難解的字句，經前人校改者很多，我們採取了比較重要的。這類改字，校改者雖然言之成理，但可能還有其它的看法。我們把它改了，不敢說改的一定對，所